



張大千書畫集第三集

發行人:何浩天

出 版 者: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

電話:三六一〇〇九八臺北市南海路四十九號

編 輯 者: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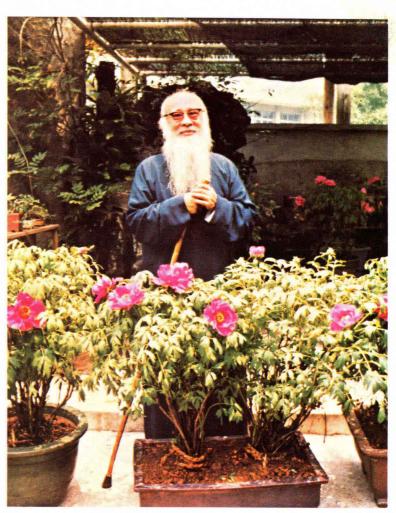
製版印刷: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三一一八一三一臺北市博愛路六〇號六樓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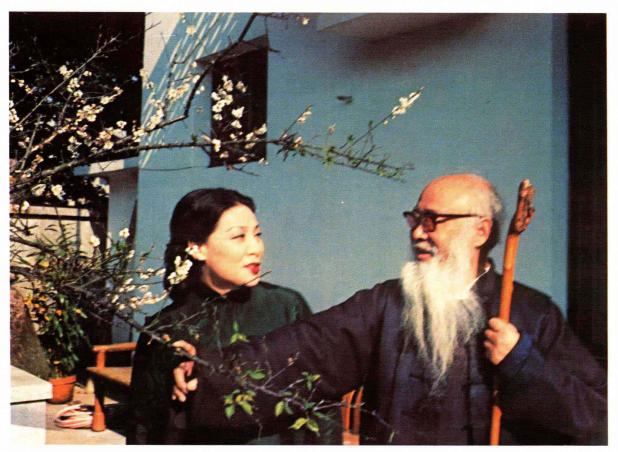
集第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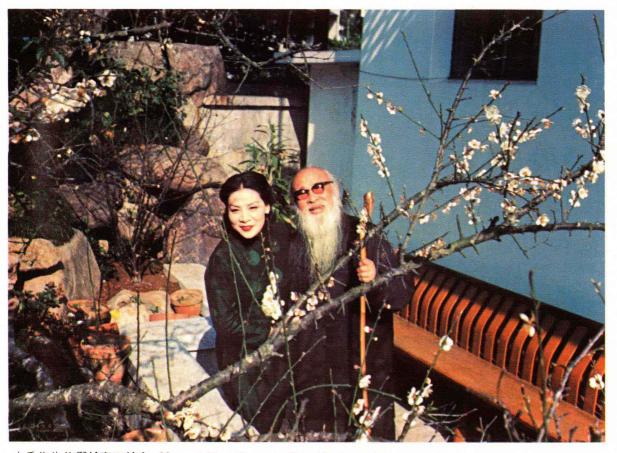
大千先生於摩耶精舎花圃牡丹花盆景前 Mr. Chang Dai-Chien in front of his peony plants in his studio, the garden of "Mo Ya Ching She."



大千先生於摩耶精舎花園 Mr. Chang Dai-Chien in his studio, the garden of "Mo Ya Ching She."



大千先生伉儷於摩耶精舎 Mr. and Mrs. Chang in the garden of "Mo Ya Ching She."



大千先生伉儷於摩耶精舎 Mr. and Mrs. Chang in "Mo Ya Ching She."

其 寄於畫。人品 先天禀賦外, 郭若虚 旣高矣 論畫説:「竊觀自古奇蹟 無不以歷鍊自持 , 氣韻 不得 不高 , 加上 ; 氣韻 巍然獨立的 ,多是軒冕才賢 既高 矣 人格與堅強不屈的 , 生動不得不至 ,巖穴之士 。 ___ , 操守 依 誠然 仁遊藝 ,爲其先決條件 ,一位偉大畫 , 探頤鈎深 家 , 高 的 成 雅 之情 功 ,

乃得自於如上 創作不 美 的世界 懈。 人張大千先生 觀其近作 爲當代藝壇宗師 所述歷鍊自持與人格修養的 , ,一生造歷史文化之美,造現代人生之美,更造了天地萬物之美, 於幽況外頒 ,享譽國際畫壇數十年。自返國定居後,心情愉快,今雖已八三高齡 , 清曠澹遠之外, 結果。 氣韻盎然, 理趣不爽,令人喜不自勝 構成了許 無疑 地 多多 , 此

在 美術史上之研究 生性情洒脱 , 用心深厚却少有人知 心胸坦盪 ,勤學不輟 , 尤能嚴辨 忠 奸 , 肝 膽照 人 , 時 賢論者已多 , 何 庸 辭 費 ?

然其

畫兩百 煌學上有名的 清 民 曠澹遠之外,不失理趣分明之道 餘 國 件之外, 二十九年 「張 爲比較研究,乃法治 編」, 先生冒風沙之危 在藝術史上佔有極重要地位 ,兵盗之險 史方 ,與此有密切之關連 法, 將敦 , 遠道跋渉 煌石窟端詳比較 其於藝術史用功之深 , 居敦煌 三年 , 逐 , 編號 除遍 , 可 以 一訪各窟潛 , 概見 計得 $\frac{\Xi}{O}$ 心 先生近 九 揣摩古 窟 期 即 [人壁 作 敦

于大千 成 不 能 無所不有 一發此 此正 , 大千先生以深厚的學術與人格修養爲基礎, 先生 飛揚跋 如古 語 的 , 非大千先生亦不克當之! 學養 蓋胸中富 扈不尋常 人所謂 成 甚, 就 , 每下筆 龍興大海鳳鳴崗 落筆 業績以 無窮也 ,乃如文人才士就題賦詠 及氣 度 0 0 囊日于右老曾填浣溪沙詞以賀大千先生壽曰:「上 作畫真能爲世用 於短短 當其胸羅造化 的 四十二字中 , 詞源滾 , 題詩更是發天香 ,自是見地透脱 刻 液 畫得漓 出於毫端 淋盡致 , , 而其放筆 , 池硯水 比物 當今之世 連 類 直 太平洋 掃 惟 將於今數 激昂 , 于 神 右 頓 趣 挫

付梓 立 歷 編印多集 出版 史博物館素以 用 , 餐同 頃復徴 好 發揚中華優美傳統 [得其同意,再將其近作 並 一級數 語 以 文 弁其端 化 爲 職 予 志 以系統之編排與整理, 對大千 先生的寸箋尺楮 名爲 , 無不 「張大千書畫 視 司 拱 壁 集第二 前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 於國立歷史博物館

Preface

Mr. Kuo Juo-hsu of Sung Dynasty (960-1126 A.D.) commented once on paintings, "If we examine the great works of old, in my opinion, many of these art works are of great officials, men of talent, and hermits. Their works of leisure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ghest virtue. They plumb the depths of their souls and commit their noblest emotions to paintings. If a man's character is of the highest, the essence of his painting will be refined and elegant. If his paintings possess this elegance, they will certainly be both vivid and lively."

Indeed, the pre-requisites for becoming a great painting master must be a noble character combined with constant practice, unyielding perseverance and a life lived to the fullest.

Mr. Chang has dedicated his entire life to increasing the beauty of our culture, of modern life, and of the whole world through his paintings. 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masters in contemporary art circles, and has enjoyed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scores of years. Since returning to Taiwan to spend his remaining years, his mood has become light and carefree. Although he has now reached the age of 83, he still devotes himself to his work. In his recent works, we can see that his inner nobility of character is fully projected in his paintings. Removed from all earthly desires, the elegance of his painting is overpowering and one finds it difficult to tear oneself away from them. This can, no doubt, be ascribed to his experience, his constant practice, and his long cultivation of his artistic sensibility.

His spirit is untrammelled, yet his heart can remain composed and contented. He studies ceaselessly and he possesses a strong sense to distinguish the patriot from the betrayer. His sincerity and patriotism are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all. Yet few know how diligently has immersed himself in researches on history of Chinese art.

In 1940, Mr. Chang risked both desert storm and the hazard of roving bandits to travel the vast distance to Tunhuang. During his three-year stay there, he immersed himself in study of the more than 200 ancient frescos in Tunhuang's stone caves. His method of study was a sound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his detailed comparison of the various frescos and his enumeration system for the 309 caves of Tunhuang have been of the greaetst importance to the scholars who specialize in the study of the Tunhuang finds. Among the schoalrs, Mr. Chang's method of enumeration is still called the "Chang's System".

Mr. Chang's scholarship is profound, and basing himself on this and his many years of artistic cultivation, he is capable of masterfully and expressively revealing nature's innermost essence in his paintings. He has attained to the point where, as an ancient Chinese art critic once remarked, "he paints as the great literati and poets compose sonnets; the words come without end and emerge at the tip of the brush; metaphors and allegories spring out; its rhythm rises and falls. For the trully creative man, inspiration is ceaseless."

Mr. Yu Yu-jen once wrote a poem congratulating Mr. Chang Dai-chien on his birthday, saying", of all the generals left today, old Chang ranks at their head. His achievements have shaped his time, and his paintings are his gifts to the world." Mr. Yü's praise of Chang Dai-chien is beautifully phrased, yet it is only appropriate to the importance of his achieve ment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in pursuit of its duty to promote the splendors of China's culture, places the highest importance on Chang Dai-chien's works. We have already published several volumes of his works, and now after receiving permission from Mr. Chang, we wish to present this collection of his most recent works to the public, which we have titled "The Collected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of Chang Dai-chien, Vol. III". I respectfully offer this preface to this great painting master along with my sincerest admiration.

Ho Hao-tien Director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要畫 寫 生首先要了解物 神 我以 條正 自 以 書 童 首 為了 路 爲應該 人以爲畫 大概 先要從 , 又肯 不起 到了 反 書 勾摹古 過 用 成年以 從 來説 是很 理 功 此 觀察物 再 自 艱難 人名跡 , 1然而 不 後 「七分人事三分 用 就 的 入手 態 功 默默無聞了 然就會 又説要生來有 , 0 體會物 不進則退 把線條練習好 成 功 天 情 0 的 這 , , 纔對 是什 從前 繪 必須要一 乃是自然趨勢 書 了 的 的天才 廢緣 故呢 人説 就是説 , 寫再 寫字也 , 寫, ? 我覺得 , 任 「三分 旅天分. ·祗因 你叫 是 寫到 人事 樣 不然 他 大家一 没 如 ;要先習雙勾 如 有 何好 七分天」 何 。我以爲祗要自己 捧加 錯誤 得 成 , 爲 不用 功 之父母 止 呢 , ? 這 功 白話 跟着 在我 是不行 寵 有 個 便 我 , 學習 興趣 X 便忘乎其形 的 卻 的 絶 端 寫 意思 世上所 找 反對

在

我

的

想像中,作

畫根

本無中

西之分

,

初學時

如

此

,

到最後達

到

最高境界也

是

如

此

雖

П

能

有

點

不

托 陽向 同 不留 畫, 一練習 近代西 的 這 早認 背全靠線條 更 地 不 的 也 用 有 方 毫 應 好 爲 中 書 陰影 , 像近 陰影 有 國 那 西 趨 用 來襯 畫 書五 色的 是 太大距離 向 代 有 的 地 的外貌 抽 象 的 妨 起 托 域 册之多, 觀 書 伏 點 的 人像藝術 。中國 , 轉折 風俗 的分別 馬蒂斯 面 , , 這 的 西畫是色與光不 每 美 書 的習慣 定要有 來表現 是光 册約三 攝影中的高白 0 , , 畢 所以中國 個人能 的以 絶 加 與色分開來用 , 四 頂 索都自己說是受了中 而水墨和寫意, 一十頁 聰 及工具的不同 明 將 畫傳統下來 可 西畫 調 的 , 分開來用 天才同 H. 没有陰影 的 的長處溶 承他贈了 , 非常 又爲我國獨特的 需要用 的 , , 除以 在畫面上纔起了分別 色來 勤苦的 化 國 幅 書 但也自然有立體 到中國畫裏 線條的起伏轉折 光 所書 襯 的 時 影響 光 用 就 功 的 用 西班 畫法 而 光 光來顯色 纔 面來 改變的 , 牙牧 不需用 能 , 與美 有 表現陰陽 不畫 , 看 此 神 成就 我親 一陰影 起 0 的感覺 時 爲 來完 所 表達物 便 見了 以 向 撇 0 全 稍 我 背 中 了 是國 説中 理 或 體 , 不 不 論 又 古 的深 氏 用 書 或 用 以 慎 是 畫 色 的 的 毛 至 度 樣的 便走 神韻 與 筆水 來 西 寸

方 不 遠 面 中 見 Ш 着 或 也 書 山 無 取 是 上 皴 的 常 的 常 樣 脉 現在抽 被 絡 遠 不了 的 ; Ш 當然 距離 象書 解 爲 何 畫 遠了 無皴 用 不過得 的 不 X 呢 批 着 其一 五官當然辨不清楚了 皴 9 評 因 了 説 班 爲 , 没 人的目力不能 0 如古 遠水無波 有 透視 人所説 0 其 的下 實中 達到 , 江 這是自然的 河遠 面幾句 或 就 書 這遠望 等於攝影 何當没有 話 去 道 就 理 , 過遠 那 透 是十足的 0 裏還 所謂 視 ?它 空氣 透 看得 視 透 的 見波 視 透 間 就 視 有 抽 是從 紋 是 象 自 呢 種 的 ? 妖 霧 理 几 層 論 方 不 1: 0 自 他

人

魔

道

了

大 閣 那 的 方 李成 間 爲 書 不 用 美 , , 起 都 圖 近 就 的 的 不 近 板 是 的 樓 的 處 景 印 旣 0 同 色 的 絶 閣 就 定 調 象 書 這 畫 M 的 得 從 藝 美 所 顯 書 , 種 角 將腦 爲 旣 得 得清 定 前 都 理 度 以 模 主 具屋 是 論 糊 是 非 中 不 没 掀 畫家 兼用 清 中 點 或 淺 有 而 清 , 育 屋 現 書 所 楚 虚 楚 , 的 代 俯 留 李 角 了 楚 明 又見斗 的 可 成 攝影 屋 的 U 抽 仰 將遠景畫 百 0 0 , 的 育 從 象 這 用 怎樣叫 人或已能够 色 時 ·拱頗 與屋 透 鳥 每 是 調 也 , 視 但 種 旣 深 是 瞰 掀屋 是中 不能 簷的 最高 不 合 得 輕 的 角 濃 合 度 物 清 輕 方 傳其 角呢 或 法 明 楚 _ 美感併合為 理 理 淡 白 看 書 現 或 而 淡 , 0 , 公全貌 代科 粗 而 實 理 ?他説從上 從流動 俯 就 , 粗 但古人中 早 看 又要包含着 如 模 學的物 啊 模糊 到 看 這 到 屋脊 來 地位 等於攝影 了 , , 跟 糊 明 就 理透 這 向 一的眼 於是就 這 前 的 , 個 下 有 美 並 此 八的因 且 道 的 視 機 樣 這 不懂得 光下 畫出 拿飛 理好 角度 就 合 的 0 他 素 石 是 焦 , 來了 像是 看起 動 這 産 能 點 濤 用 影 個道 講 用 還 生靈感 的 的 來 對 來 對 到以 角 在 有 表 原 理 況且 的 度 書 在 現 , 理 仰 的 看 美爲 遠 種 Ŀ 遠 , , 處 仔 到 幾 獨 中 而 0 的 何 , 屋 宋 基 細 而 方 特 或 看 以 ; 到 頂 建 人 點 更 見 面 又 的 如 想 沈 屋 像 築 能 果 的 技 就 存 表現 書 呢 簷 就 角 表 我 能 屋脊 中 現 9 斗 知 不 度 近 會 拱 就 出 道 下 的 眼 他 批 不 如 時 來 睛 的 有 評 就 樓 美 對 到 集 候 注 時 畫 了 屋 李 遠 就 視 反 成 刹 成 是 拱 美

就 筆 所 東西 真 F 有 古 陽 畫 去一 並 美 所 以 時 X ; 所 是 創 造 表 造 表 説 化 家 露 定 不 堆 都 聲 然 的 應 現 的 亂 在 自 在 不 當 現 的 在 我 能 紙 新 石 身 上 筆 求 實 人 單 天 像 手 便認為 裡 指 地 和 太 補 小 畫 , 詩 造 不像 像 有 中 所 物 袛 是 14 時 化 有 不 是 的 有 之間 要 識 也 也 天 爲 Ŀ 形 個 無 萬 聲 態 者 不 不 神 帝 用 形 應 能 功 仙 物 的 你 , 看自 書 得 太顧 所驅 有 成 是要悟 當 境 的 _ 界 於 0 故 創造萬 靈感與思想 _ 到 , 1然會 超 意求 現實 總之 未 使 書 怎樣 到 物 就 ; 之先 物 辨 這 物 的 不 , 可 能 認 像 這 裡 的 天 書 以 的 特權 得 趣 種 一家可 畫 缺 達 神 出 取 出 不變更原 , 到 韻 求它像 少 , 捨 本領 這 來 方算是 以 神留 個境界呢 這 個 個 ; 在畫中 , 可 我 神仙 全憑自 山 0 , 引證 看到 理 於 藝 當 畫 峯 然不 術 中 而 旣 創造另 境 , 眞 界 便 要它下 得 畫之後 王 己思想 上摩詰 就 Œ 美的 其 如 加 0 神 是説 是古 攝影 這 上 就 態 個天地 就 雨 兩 0 畫下 要意在 是 個 何 句 就 畫 話 所 以 近 如 科 Ш 叫 代 得 謂 學 來 如 峯 以 求 , , 要如 下 含 遺 此 家 有 筆 它不 , 有 極 先 書 不 貌 ? 所 那 雨 古 多 美 裡 像 簡 謂 中 取 何 意 物 小小 畧 要出 有 的 去 該 神 的 , 事 霊 地 書 詩 III 就 那 改 删 , 又等 造自 抛 説 又 去 太陽 又 不落 爲 詩 棄 就 觸 何 於説 大祗 古 了 就 然 中 必 如 堆 就 代 俗 畫 亂 何 可 能 套 所 我 它 書 去 也 石 以 跟 筆 呢 書 就 出 這 有 到 底 種 ? 是 太

書 樣 得 精 通 括 來 講 首 重 在 勾 勒 次則 寫 生 其 次 才到 寫意 不 論 畫花 卉 翎 毛 Ш 水

題款 追討 要憑 所長 人物 理智聰慧來採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轉變它。老師教學生也應當如此 , 不可叫他固守師法 都應該採取 總要了解理 給人一 看就可知道這是某人的作品 、情 , 但每人筆觸天生有 態三事。先要着手臨摹,觀審名作,不論今古 ,然後立意創作,這樣纔可以成爲獨立的畫家。所以唐宋人所傳的作品 不同的地方,故不可專學一人,又不可單就 ,看他片楮寸縑就可以代表他個 , , 告訴他繪畫的 眼觀手臨 人啊 自己的筆路去追求 ,切忌偏愛 方法 ; 由 人各有 他自去 不要

Щ 兩者要相輔而行的 水如此 古人所謂讀萬巻書行萬里路 其他花卉人物禽畜都是一樣 。名山大川 ,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爲見聞廣博,要從實地觀察得來 ,熟於心中, 胸中有了丘壑,下筆自然有所依據。要經歷得多纔有所獲 , 不只單靠書本

遊歷不但是繪畫資料的源泉 ,並且 可以窺探宇宙萬物的全貌 , 養成廣 濶 的 心胸 所以行萬里路 是 少

萬

須

的

我個人學畫的經驗畧寫幾點在下面與大家研究: 物 人不知此意 人畫人物 各有身份 ,「從心所欲」,畫得熟練了,何必墨守成規呢?但初學的 個成功的 ,多數以漁樵耕讀爲對象, ,畫得愁眉苦臉,大有靠此爲生,孜孜爲利的樣子,全無精神寄託之意 代表與者受者的風骨性格 畫 一家 ,畫的技能已達到化境,也就没有固定的畫法能彀拘 這是象徵士大夫歸隱後的清高生活,不是以這四種爲謀生道路 ,又是花卉畫法的祖宗 , 人 想不到現在竟成了 ,仍以循規蹈矩, 束他 限制他 , 豈不可笑!梅蘭菊 陳言濫套! 按步就班 所謂 爲是 ·現在就 俯 ,後 古古

- 臨撫 勾勒線條來求規短法度
- 寫生 解物理 ,觀察物態,體會物情
- 立意 人物, 故實 山水,花卉, 雖小景要有大寄託
- 兀 創境 自出新意 力去陳腐
- Ŧī. 求雅 讀書養性,擺脫塵俗
- 求骨氣,去廢筆
- 佈局爲次 氣韻爲先
- 遺貌取神 不背原 理
- 筆放心閒 不得矜才使氣
- 揣摹前人要能脱胎換骨,不可因襲盗竊
- 傳情記事 大結構 如寫蔡琰歸漢,楊妃病齒,諡浦秋風等圖 ,屈子離騷,唐文皇便橋會盟,郭汾陽單騎見虜等圖

如穆天子傳

Some people, apparently considering painting as a very difficult art, contend that a painter must be born with the genius for his calling; I do not think so. For so long as a man takes an interest in painting, success will come his way as a matter of course, provided that he follows the right path and plies his study with assiduity. The proverb says, "Three parts of human endeavour plus seven parts of Providence." This tenet, however, is quite opposite to my way of thinking. I deem it far more likely to put it the other way round, that is to say, "Seven parts of human endeavour plus three parts of Providence." In other words, however talented a painter may be, he will come to no good without industry. Most of the so-called child prodigies have turned out to be nonentities when they came of age. Why is it? The answer is: they have been pampered by their parents and extolled to the skies by everyone so much that they forget themselves and, having grown swollen-headed with conceit, no longer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work. Since it is common sense that retrogression begins where progress leaves off, how then can they expect to succeed?

In my opinion, the painter should commence with copying the old masters, as is the practice with the calligraphers, with a view to acquiring the mastery of line. First, he must do exercises in the contour method, next in life study. The latter requires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close observation of its manner and attitude, and identification of oneself with its feelings. One must practise and practise again, if necessary, till one makes no technical errors.

As far as I can see, there is no rigid line of demarcation between Chinese painting and Western painting, whether in the initial approach or in the highest ultimate attainment. Whatever difference there is in the form of representation, it is a mere result of the regional divergence in custom and usage and in the media and materials of the painter.

Of course, there is also a differ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lour. In Western painting, light and colour are not used separately; colour sets off light and light brings out colour. Apart from that, shading is added to achieve depth and three-dimensional effect in Chinese painting, light and colour are employed apart, and light comes in only when it is called for.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light and shade, or front and back, find expression in the rise and fall or the turn and twist of the lines. In unique Chinese paintings, in the monochrome or in the impressionistic style, shading is dispensed with altogether. Ancient Chinese painters long ago considered shading detrimental to the graphic beauty of the picture as a whole. That is why, apart from the brush-stroke, Chinese paintings also rely on colour for enhancing the contrast between light and shade. In principle, this is similar to the modern photographic study of human figures in high key, which produces aesthetic three-dimensional effect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shadows.

The trend of modern Western painting has bee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bstract. Both Matisse and Picasso confess that they have changed their modes of express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aintings. I have seen with my own eyes no less than five albums of Picasso's experiment in Chinese painting with brush and ink, each containing some forty sheets of paper. One of these is the *Pastoral God*, which he has presented to me as a souvenir.

In the light of this new trend, it does not make sense that a wide gulf should still have existed between the Chinese painting and the Western painting.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instil the merits of Western art into a Chinese painting without compromising its inherent character and betraying some trace of the Western touch.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a genius of the highest intelligence who will apply himself to the task with extraordinary care and industry, for the slightest negligence may defeat the purpose of his pursuit.

Chinese painting has often been pooh-poohed by unappreciative critics for its want of perspective. In reality, Chinese painting is not innocent of the visual aspect of dimension in space; only,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may shift from one direction to another as the painters of some modern schools show, instead of from one fixed point. The dicta of the ancients

quoted in the following may represent the Chinese theory of perspective:

"Distant hills have no wrinkles." Why is that so? Because neither the human eyes nor the camera lens can see the rugged contour of the distant hills through the softening atmosphere in space. Hence, it is quite unnecessary to paint any wrinkles.

"Distant waters have no waves." For the same reason,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the ripples or billows on distant rivers and lakes.

"Distant men have no eyes."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human figures. It is common sense that at a distance facial features are indiscernible.

Perspective, I take it, is what things look like in nature under a certain condition, not just a set of hard and fast rules. Centuries ago, long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camera, Chinese theorists of art had laid down those principles which, curiously enough,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elements of modern photography. For instance, in a distant scene, the colour is invariably in the light tone and its outlines are soft, vague, and a little blurred. This is the Chinese artist's technique for suggesting distance. In case of a near scene, the detail of a building must needs be distinct and sharp and their colours in deep tone, as though they were right in front of one's eyes.

Shih T'ao sometimes employs a special technique whereby he reverses the usual practice by giving things in the foreground a blurred ethereal look while making the objects in the distance appear clear-cut and solid. That is tantamount to setting the camera focus on infinity or riveting one's eyes on something remote, so that the objects at close quarters are out of focus. It is truly wonderful of Shih T'ao to be able to anticipate in his paintings the modern scientific perspective of the focus and give it an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Chinese impressionism is, therefore, both in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hysics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elements of aesthetics.

On the basis of aesthetics, sometimes it takes a different angle to give expression to beauty.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e painter may derive inspiration from every possible angle, or from a mobile point of view, or paint an artistic composite picture from several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Such a theory, though quite comprehensible to the modern man, was inconceivable to some of our ancients. For instance, the great Sung Dynasty critic Shên Kua is known to have stigmatized the buildings painted by Li Ch'êng for their "upturned roofcorners." With the premise that looking down from a high point one may see the roof but not the inside of the caves, he maintains that Li's painting does not stand to reason because it shows the roof ridge as well as the bracket system under the caves. Superficially, Shen's criticism seems to be pertinent, but in retrospect he has obviously barked up the wrong tree. For in painting, aesthetics is the thing. Li Ch'êng not only sees the ridge of the roof from a bird'seye view but has swooped down to take in the bracket system under the eaves. In his painting he has successfully combined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roof with the second impression of the bracket and eaves into an aesthetically blended picture. Chinese architecture is noted for the exceptional beauty of its roof and its bracket system.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o paint both without recourse to blending the upward and downward perspectives.

The painter is the deity of his own world, invested with the prerogative to create whatever he pleases. In his paintings, he may play the part of the Creator and cause it to rain or the sun to shine, without being dictated to by any force in existence. He may conjure up a peak or get rid of a pile of unsightly rocks, as he sees fit. If he conceives a domain of genii and fairies, he is at liberty to put it into form and colour. He may, as the scientists advocate, "bring about improvement upon Nature," or as the ancients say, "let the brush amend Nature without the auspices of Provide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ainter may create a world on the paper and paint it in whatever way he likes. Sometimes it is desirable to reflect the realities, sometimes it is expedient to leave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out of mind: the choice being entirely at his discretion. In short, when painting a picture, the painter should neither seek to be too life-like nor wilfully strive for unlikeness. If faithfulness is the criterion, painting is at a disadvantage in comparison with photography. If it is unlikeness that the painter aims at, why then should he paint the subject at all?

So the true artist must try to bring out, between likeness and unlikeness, the extramundane charm of nature. That is what the ancients mean by "capturing the spirit at the ex-

pense of appearance." In other words, the world of the painter's creation should be such that the initiated shall be able to recognize its identity at one glance. The artist sees what is truly beautiful and paints it, while rejecting what is not beautiful. Speaking of true beauty, it does not dwell solely in the outward form of things but must be appreciated through its spiritual vitality. This may be coupled with the famous dictum of the eminent T'ang Dynasty poetpainter, Wang Wei: "In a picture there should be poetry, in a poem there should be a picture." For painting is poetry unsung, and poetry is painting set to music. To attain such a transcendent state, it is imperative to conceive the picture before manipulating the brush, so that as soon as an inspiration sparkles in the painter's psyche, it may take shape on the paper by means of brush and ink. So it is said, "The form is born ahead of the brushwork," and "The spirit dwells in the painting when it is done."

As to the countless new-fangled things of our age which were unknown to the ancients, they are not altogether unpaintable, as some peopl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y should not become fit themes of art, so long as the painter can do justice to their form and spirit by virtue of his inspiration and intellect, without compromising his aesthetic principles, and so long as his paintings are in keeping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without deviating into the beaten track of vulgarism.

In brief, if a painter wishes to become an adept, he should first of all master the contour method, next life study, and finally the impressionistic style. Whether he paints flowers, birds, landscapes, or human figures, it is necessary for him to be conversant with their nature, form, and feeling. He must begin with copying and studying the work of famed painter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doing so, he must guard himself against lopsided favouritism, because every great painter has his own particular merit worthy of emulation. But the individual touch of each is different, so the beginner should not imitate only one master, nor follow a course under the unassisted guidance of his own bent. He must emulate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the old masters and be able to adapt it to his own use, rationally and intelligently. In the same way, a master of painting should teach his pupils. He should impart to them the technique of painting and let them pursue their own courses, till they are mature enough to make independent creations of their own, instead of requiring them to tread in his footsteps. In this way, they may become independent painters in due course of time. That is why one can tell at a glance the authorship of the extant paintings of the T'ang and Sung masters in the absence of their signatures, for even a fragment of the original painting is eloquent of its creator.

The ancients say, "Read myriads of books and travel myriads of miles." It simply means that knowledge should be obtained from actual observation as well as from books, the two being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f the painter has contemplated the great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the world till "there are peaks and valleys in his bosom," so to speak, he need have no fear of having to create something with his brush out of the void. The more he sees, the more resourceful he will become. It is so with landscapists, so with the painters of flowers, human figures, birds, animals, and the rest.

Travelling may provide the painter with source materials, enable him to see the whole creation in its infinite aspects and broaden his horizon. So it is imperative to travel myriads of miles.

An accomplished painter, having technically attained the state of sublimation, is above the constraint and limitation of any fixed rules and methods. All things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 are his for the drawing, and he can paint as his heart desires. After all, having become a master of painting, why should he be a bond-slave of conventional rules? As for the beginner, however, it is expedient for him to adhere to the rule and proceed according to the proper or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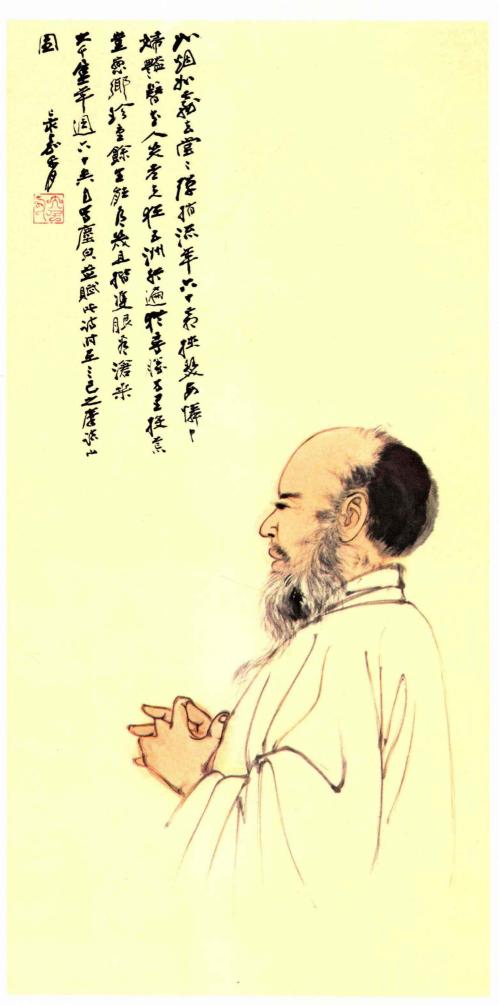
In painting human figures, the most popular themes of the ancients are angling, fuel-gathering, ploughing, and book-reading. These occupations were chosen not for their being a means of making a living, but for their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noble way of life befitting a learned mandarin living in retirement. Being ignorant of this underlying meaning, the painters of to-day often paint the human figures concerned with sordid worry written across their faces, as if they were wretched mercenaries living from hand to mouth, without suggest-

ing the consolation of a tired soul finding sanctuary in retreat. How absurd!

Of the four noble plants—plum, orchid, chrysanthemum and bamboo—each has its own exalted station, which is symbolic of the integrity and character of the painter or of the one to whom his painting is dedicated. Apart from that, these plants are the prototypes from which the technique of flower painting is derived. How should the ancients know that they would become the hackneyed and much abused themes of the thoughtless painters of to-day?

In conclusion, let me bring up a few points from my experience as a painter, for the reference of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 (1) Copying. The beginner should learn the rules and methods by means of mastering the technique of defining the contour lines.
- (2) Life Study. The painter should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his subject, observe its form and attitude, and identify himself with its feelings.
- (3) Conception of Ideas. Whether it be human figures, stories, landscapes, or flowers and bamboo, there should be a lofty underlying meaning, however insignificant the subject may be.
- (4) Creating the Psychical State. The painter should strive for new ideas and discard shabby and hackneyed ones.
- (5) Seeking after the Sublime. The painter should read books, cultivate his nature, and remove himself from what is earthly and vulgar.
- (6) Craving for Nobleness of Style and Dispensing with Superfluous Brush-Work.
- (7) Composition to Play Second Fiddle to Rhythmic Vitality.
- (8) To Capture the Spirit at the Expense of the Appearance, so long as it does not go against the fundamental aesthetic principles.
- (9) To Let the Brush be Relaxed and the Heart at Ease, and to guard against showing off one's own talent and giving rein to one's own temperament.
- (10) While emulating the old masters, *One Must Go Through A Metamorphosis*, instead of resorting to duplicating or pirating.
- (11) To Give Expression to a Sentiment by Painting an Anecdote, such as The Return of Lady Ts'ai Yên to China, Lady Yang Suffering from a Toothache, Po Chü-yi Listening to the Balloon Guitar on the Hsünyang River, etc.
- (12) Great Compositions, such as King Mo's Travels, Ch'ii Yuan in Exile, The Truce of Piench'iao between Emperor T'ai Tsung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Turks, General Kuo Tzu-vi's Encounter with the Uighur Tribesmen, etc.



1. 自畫像 民國四十八年作 Self-portrait 133 x 65 cm

款書:如烟如霧去堂堂,彈指流年六 十霜,挾瑟每憐中婦豔,簪花人笑老

夫狂,五洲行遍猶尋勝,萬里投荒**豈**

戀鄉,珍重餘生能有幾;且揩雙眼看 滄桑。

大千居士年週六十矣,自寫塵貌並賦 此詩,時在三巴之摩詰山園。

己亥嘉平月

鈐印:「大千父」



2.高巖古寺 民國六十九年作 Eminent Cliff and Ancient Temple 110 x 68 cm

款書:高巖古寺 六十九年庚申至日 八十二叟 爰 鈐印:「張爰之印」 、「大千居士」